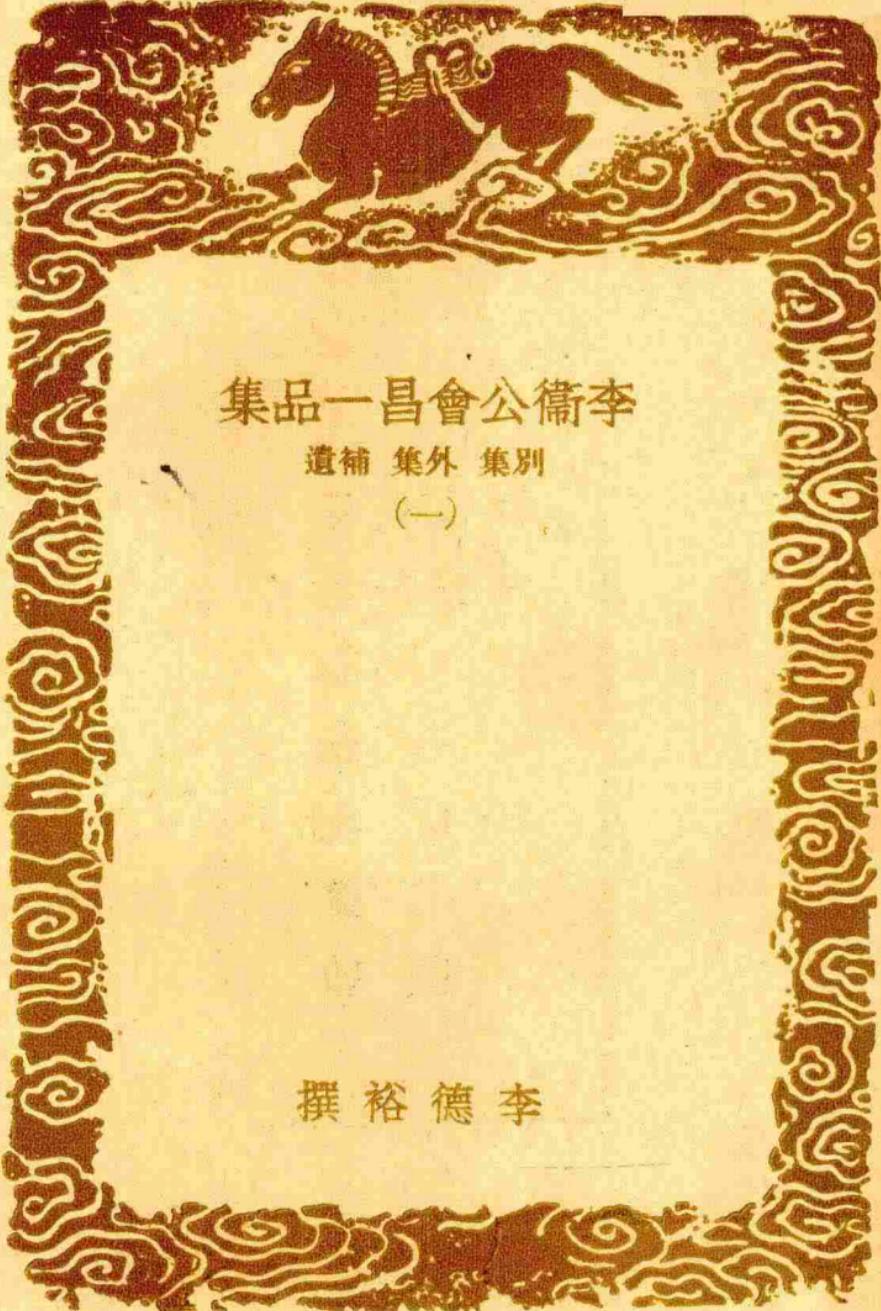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外集一





集品一昌會公衛李

遺補 集外 集別

(一)

撰 裕 德 李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榮陽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綸綺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繇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以微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常
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翹翔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元機允厥神度每彤墀奏

罷別承天曉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翛然有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頌山河而譽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獫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羶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榛棘襲世未平至於漁陽帥張仲武掃除僭亂減獲仇讐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顯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乃敢揚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凝思神武公累罄奇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况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汚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愈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壠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

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潢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尙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元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尙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奏聞戎捷砥磨周鉞永淬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英可汗獻琛輸費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仕之允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贖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旣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反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譏鋪舒名實藻綱文質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

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閥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讚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元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水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希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獵戎黠虜之爲患也如洛邑咸秦者幾焉雕鷲不傳之以馳騁驛驅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廊廟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洛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總目

正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補遺一卷附

次柳氏舊聞一卷附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目錄

卷一.....一

上尊號玉冊文二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并序

卷二.....七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異域歸忠傳序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卷三.....一三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仁聖文武章天成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討回鶻制

討劉稹制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卷四.....

授王元達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裴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琯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卷五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回鶻啜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思忠詔書

卷六.....三七

與紇挖斯可汗書

與黠戛斯可汗書進狀二附

與黠戛斯書進狀附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

賜劉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卷七.....四九

賜石雄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附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達何宏敬詔意附賜何宏敬詔

賜王元達何宏敬詔意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停歸義軍敕旨

置孟州敕旨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賜王宰詔意

卷八

五九

授溫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授溫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溫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代宏敬與澤潞三軍書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卷九

六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敕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卷十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舊刻篇末有會昌元年等六十六字今刪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舊刻篇末有樞密使十五字今刪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三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論朝廷事體狀

卷十一.....八七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宮貴神壇狀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狀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卷十二

九三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卻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李珏陳夷直狀三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驅馬狀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舊刻附批答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船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卷十三

論田牟請許党項讎復回鶻溫沒斯部落事狀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回鶻溫沒斯等物詔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論噶沒斯特勒等狀

論噶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請賜噶沒斯槍旗狀

論噶沒斯家口等狀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論噶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狀

卷十四.....一一一

論回鶻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鶻石誠直狀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條疏邊上事宜狀

驅逐回鶻事宜狀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請發鎮州馬軍狀

請市蕃馬狀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李思忠下蕃騎狀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沔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卷十五.....

論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宏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闕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二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請賜仲武詔狀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論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諸道進軍狀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卷十六.....一三一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冀氏行營狀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狀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論堯山縣狀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濬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卷十七.....一四一

論遊幸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羣狀

論劉稹狀 太原狀附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二

任畹李不與臣狀共三道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天井冀氏事宜狀

洺州事宜狀

回鶻事宜狀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卷十八.....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真容讚狀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進黠戛斯朝貢傳圖狀

進侍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進瑞橘賦狀

進西南備邊錄狀

讓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舊刻附批答

讓太尉第三表舊刻附批答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爲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卷十九.....

一五九

謝宣示嘔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達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狀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敕撰狀

謝宣示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於懷狀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謝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謝賜讓官批答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謝恩不許讓官表狀舊刻附宣文

謝賜錦綵銀器狀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會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疾表狀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目錄

一八

謝恩問疾狀舊刻附宣文

卷二十.....一六五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瑞橘賦并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別集

卷一.....一七一

黃冶賦并序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通犀帶賦并序

鼓吹賦并序

白芙蓉賦并序

重臺芙蓉賦并序

山鳳凰賦并序

孔雀尾賦并序

智囊賦并序

積薪賦并序

欹器賦并序

蚍蜉賦并序

振鷺賦并序

卷二

問泉途賦并序

傷年賦并序

懷鴟賦并序

觀釣賦并序

斑竹一本有筆字管賦并序

柳柏賦并序

白猿賦并序

二芳叢賦并序

畏途賦并序

知止賦并序

劍池賦并序

望匡廬賦并序

大孤山賦并序

項王亭賦并序

卷三 按舊刻以下兩卷附王播諸人酬和詩又載崔恭等和張尚書詩播等人無足取和張尚書詩尤與衛公無涉今俱不錄……

一九三

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

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舊刻附王某和衛公詩

奉和太原張尚書一作相公山亭書懷舊刻附張尚書詩及崔恭等和張尚書詩

奉和韋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贈圓明上人

贈奉律上人

戲贈慎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

長安秋夜

清冷池懷古

述夢詩四十韻并序 舊刻附元穡等和衛公詩

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卽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舊刻附沈傳師和衛公詩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寄茅山孫鍊師

又二絕

題奇石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懷京國

追和太師顏一本此下有魯字公同一作刻清遠道士遊虎邱寺一作詩

東郡懷古二首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雨後靜望河西連山愴然成詠

秋日美晴郡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

故人寄茶

卷四.....一一〇一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一作和王播遊故居感舊
舊刻附王播和衛公詩

題劍門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一作房公西湖

重題舊刻附鄭游等和衛公詩

房公舊竹亭聞琴緬風流神期如在一作對因重題此作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闕

早入中書行公主冊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題羅浮石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尙布衣自後俱列

紫垣繼遊內署兩爲夏官之代復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遙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寫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
列高位淒然懷舊輒獻此詩

惠泉

無題

題冠蓋里

離平泉馬上作一作離東都平泉

謫嶺南道中作

到惡溪夜泊蘆島

登崖州城作

歌篇三首闕前二首

卷五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駢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代高平公進書畫狀

進元宗馬射圖狀

奏銀妝具狀

奏線綾狀

亳州聖水狀

王智興度僧尼狀

卷六.....一一三

與桂州鄭中丞書

與姚諫議邵書三首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卷七.....一一三

掌書記廳壁記

舊刻此下有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三聖記二首尊崇老子乃李唐陋習其三聖記中以老君尹

真人與宣聖並列尤爲不倫今俱不錄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懷崧樓記

元真子漁歌記舊刻附漁歌五首

祭唐叔文

祭韋相執誼文

卷八

丹辰箴六首并序

舌箴并序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劍門銘

圮上圖贊舊刻此下有大迦葉贊

卷九

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平泉山居草木記

金松賦并序

靈泉賦并序

秋聲賦并序

牡丹賦并序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

鶴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菌一作茵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陳

侍御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卷十

一三九

思山居十首

初夏有懷山居

張公超谷中石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卽事

伊川晚眺

潭上喜見新月

郊外卽事奉寄侍郎大尹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雪霽晨起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以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幕條三字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重憶山居六首

懷伊川郊居

晨起見雪憶山居

憶平泉雜詠十首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韋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舊刻別集末附裴濤寄詩十四首又載劇談錄賈氏談錄河南志五代史記平泉花木四條奇藤

異石頗形泰侈有累相德不足示後今并刪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帝論

漢元帝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充論

宋齊論

卷二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卷三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律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卷四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羣疑相論

禱祝論

黃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舊刻此下有周秦行紀論一首後附牛僧孺周秦行紀按周秦行紀荒謬無稽有云爲衛公門下士所作以罪僧孺者論亦深文醜詆誣譏太甚朋黨之見不足示後今并刪

梁武論

喜徵論

補遺

二八五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與黠戛王書

薦處士李源表

請宣賜鶴林寺僧謚號奏闕

請罷呈榜奏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論喪葬踰制疏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詩

上已憶江南禊事

北固懷古

汨羅

嶺外守歲一作李彌樂詩

訪章楚老不遇

題柳郎中故居

盤陀嶺驛樓

鴛鴦篇

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一

唐贊皇李德裕

上尊號玉冊文會昌二年奉敕撰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一本無李字紳及文武百官一本無及文武百官五字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一本有及文武百官五字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不訓爲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亘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舍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鬯光耿四海元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於田不適於色自閨壘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攬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誠質挖嘉壇款泰乙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謙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元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

穀登省刑罰而蓬茅消發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輶親郊捧玉瓊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照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咸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震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烝烝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虔劉之罪與惻隱之仁迴電收霜爲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靄綱縕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於是服冕之士戴鵠之倫暨藩侯邦伯黃髮駘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默天暉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燭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偏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勸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上尊號玉冊文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一本無端

字鉉，及文武百官、大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猃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戚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難。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佞倖。絕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繙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攜國款塞。質帝女蹙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搴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屍橫碎轍。輓六羸遁逃。貴主生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奸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兵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一作致。迅雷而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窺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

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元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於大道。元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玉一作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正。以精蕩祲。以道勝殘。故得風雨時若。螽螟歲息。銷蓬宰爲休氣。驅戎狄爲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伐。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夙沙。自縛武功。旣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歲麤於圖譖矣。皇上以爲大禹敍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繪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炎期姑射。在此而已。况乎廣成之戒抱。一元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偓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也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元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不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頤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繪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暭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彷彿焉。末臣

奉詔敢贊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朔漠銷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祲生壺闢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旣甯萬機益勤爰命彩繪載模天眞岷崐仙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綱綻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孕靈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奉敕撰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建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楨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乃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修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悔。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犹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閱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嘆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

曰獵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詳矣暨薛延陁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回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雕之士親護戎旌亦由羌羣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殄大憝乃疇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雲構甲第碩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翊侯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厥珍膳蠶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驁無親天命不佑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薦饑畜產耗半黠戛斯一本有竚字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元塞之下氣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韻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嘔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嘔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瓦幽陵伏精甲於松楠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俊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

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於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響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侯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衆服聽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子遺橐駕馱驥風澤而散旗牆罽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曄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氏戎一作羌之衆陳湯搘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物故或邀功掠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恧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謀自回鶻嘯聚靡不鴟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一作盡敵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瘡縮衄而退挫銳解紛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齎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一作不利公以壯猷遠馭長計羈縻不媿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視戎狄爲鼠彘方獵猛敵不厭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最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襄以日逐歸德稱爲

人瑞班固以稽落盜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懼乘其蹙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煌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蹶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嫚詞狼顧朔野伏莽見贏鴈門之北羌戎雜處熾熾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淵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一作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督衆干旄蔽地發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宏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微索陰山寢烽亭徼橐弓萬里昆吾一作夷九譯而通蠻夷旣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將勒啜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尙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領三十七人騎士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內附制授啜沒斯特進檢校工部尙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酋帥偏加戎秩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盡識漢儀左衽之人咸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列既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亦單于慕義呼韓來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君

誠契感通。斯爲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慕元宗、憲宗之遠略。英才天縱。武節霆馳。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定之志。屹然若山。自嘔沒斯歸。款朔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略。盡出宸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揣情。坐知千里。諸將無塞旗之效。羣臣乏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定而載物。惟大君懋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盛中興之業。嘔沒斯者。回鶻之貴會也。夙稟正性。生知大義。識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久不稔。畜產大耗。國邑爲虛。流亡偏於沙漠。僵仆被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部。惟嘔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拔自狼居之山。願拜龍顏之主。封章渥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亂常。頗爲邊患。嘔沒斯潛布誠款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梟首以徇。歸大國明也。戴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具此四美。是謂誠臣。昔仲尼知曾參孝。因爲陳君臣父子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嘔沒斯忠。爰採武義一作功。貞烈之事。以爲歸忠傳。則聖人善誘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迺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功業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自獻款無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嘔沒斯方欲保大節。成大勳。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鉉。獲奉睿謀。受詔序事。冠於篇首。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歷之

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化振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祚而清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旗焉用驥驃不貴龍友惟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於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戛斯忿其桀驁乘彼薦饑於是破龍庭焚罽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元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乂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覩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耳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不承王業爲中興之主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韋宗卿祕書少監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觀稽合同異觀縷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韋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繪事敢敍率服以冠篇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三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奉敕撰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一作慶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不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祔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重中壺莫偕况誕我嗣君繼承宣宗一本作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宣示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宇名豈尙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勝伏徵諸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旁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况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冥數叶於禎祥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爲炎仍令所司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迴避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奉敕撰

敕自古令一作哲王撫甯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嚮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永言勳力豈忘予懷如聞爲黠戛斯所攻兵折衆叛畜產大耗國人薦饑流離轉徙遠踰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窮請命未有所歸每念艱危載深憫惻今欲救卹窮困撫慰瘡痍使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時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罷警前代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其安輯離散漸就漠南再復舊疆永言恩好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奉宣撰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當用悔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爲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鄰黠戛斯潛師彗掃穹廬瓦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荆榛今可汗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寄命邊陲朕深念衰殘尋加賑恤每陳章表多詐諛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鬥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爲寇盜不恥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發胡貊之騎以爲前鋒塞翎原注一本作歛漢書陳湯傳塞歛侯之旗侯之旗弋彼在穴短兵塵於帳下元惡軼於轂中况乘匪

六羸衆纔一旅儲糧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畏亟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甯免綠衣之歎念其羈苦常轉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以攢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歸甯良用欣感其回鶻既已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一本有使字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厚賞給續次條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等僧委中書門下卽時條疏聞奏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攜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擁護之恩郅支單于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禍福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爲鑒布告中外深體朕懷主者施行

討劉稹制奉宣撰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蠻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故昭義節度劉悟頃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王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一作幼習亂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壞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一作襲兵符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一作喻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

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一作恃喰。大一作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伺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一本無輒字。謀動作接壤。戎師一作帥。屢奏陰謀。顧若卵之可矜。豈泉魚之一是。一作自。察暨乎沈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爵。并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達。魏博節度使何宏敬。或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辨嚴。卜式樸忠未戰而義形於色。况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一本作士氣。方酣再回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一作心。必能稟鄼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咨汝二帥。朕尤注懷。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宏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宏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宜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綵績煥於泗亭。鑾輶巡游。金石烈一作刻。於代邸。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

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橫惟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故得其主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蕡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一本有陳字夷行劉沔一本有王字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邱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俊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奉敕撰

敕淮南勁兵伏灌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算皆全陰則難窺勇能重閉亞夫急緩之任繼父絳侯祭形禦侮之才爲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顏行茂元莫遑定居驟聞三捷願言奮旅方展六奇遽屬爽秋暫嬰塞泄誠威重之可倚顧臥護之未任是用改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東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撰

昔東漢中夏既甯匈奴饑饉賊宮請命將臨塞圖刻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舜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薦饑種落攜貳紇挖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旣焚老子之庭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害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勳力諭以呼韓款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飢人令歸漠南方議賑贍屬可汗久嬰沈痼曾長異心雖隨畜薦居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渝盟邊將戎臣屢抗其疏策藩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敬之善籌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以踰時况朔野沴寒有輒瘃之患陰山徑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卒某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旣啓十乘之行必致六贏之遁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充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撰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旣獲遠圖宜恢長算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薊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繫我信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鳬藻協誠

自升將壇首翦狂寇戈鋌亟聞於彗掃牛馬殆至於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
益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旣率服甯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負邈介以山川臨
敵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葦猶異道而征一作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予廟勝之策在舉髦
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復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
制之權當竭一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奚契丹室
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四

授王元達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賞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王元帥達生稟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莊表於師律去病之略無假孫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屬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絲直道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宣士卒上據層巒削成垣壘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險尋又陳兵原野漸洗堯山摧困獸之鬪心挫螳螂之怒臂棄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臣節彼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爲兵聞吾帥之風椒蘭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爲善雖嵩敷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兵麾宜佩相印是用命爾升於鼎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爲魏相竇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非凡器之重曷嘗虛受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感激而成功勿遷延而玩寇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招討澤潞等使散官駙馬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爲三軍破於英布光武料敵非劉尚之別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充晉絳行營諸軍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倜儻仗義沈密有謀近者被羽先登搴旗深入翦彼輩允碎其穹廬勇則一作乃冠軍威能振敵屬壺關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奉公之心思成皋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既而亞夫會兵馳六乘之傳庶乎馬武力戰爲衆軍之鋒朕以彥佐早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一作袞資其碩望任以指蹤鄧禹之鎮關河功雖未遂羊祜之守吳會不必一本作身不自行罷戎役以會朝待寇甯而撫俗親授方略慰彼蒸黎发擢奇才付予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以家爲勿邀天幸減宮保於常勝實在貴謀敬聽朕言副茲寵寄可守本官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贈裴度太師制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艱危於時暨氣霧旣開魚水將協條風孰見其喜懼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沈痼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常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元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旣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鄼侯之壘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輶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永言髦傑宜峻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爲儒宗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於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顏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藜藿由其不採朕繼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羣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爲災蹣步爲蹇朕之毗倚方固初終任以建牙暫去巖廊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之間方期永年爲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於心是用樛以袞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尙懷黃髮之謀緬想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茲縟禮用慰幽魂

贈崔琯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凱乃眷時哲保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琯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於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於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漱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於白首厲翼之志終始不渝未陟台階實孤公望追策左揆式示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敕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侯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於盡瘁舉茲盛典用峻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吏晚爲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啓行大旆臨境誓陟羊腸之險甯辭馬革之勞來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爇火之蓬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功在刻漏遽嬰枕瘤莫展良圖伏波之壯勇一作志不衰呂蒙之療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葛之鼓旗徐驅而返閱祭遼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旣聞其綏復是宜加於衰斂勉爾羣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歿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絕矣故右衛將軍李安危其祖太子少師綱譽諤大節炳於青史安靜聿修厥德不墮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躬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阽危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避揀惟爾苗裔靡有子遺昔庭堅不祀臧文所歎仲宣無後魏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襄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慮之城河外朔邊底甯乃眷維州實爲險

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噍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顧奮發忠憲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雪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罟莫如置革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上於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容駟高閥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澈問嘗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羣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柬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元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令猷百代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奧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发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敕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况朗璜近因陞見乃能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志誠昔峻坂乘危发絲攬轡期門近出耿况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思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敕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况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早服儒訓黃金不遺惟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墮令名俾從丹地之遊佇繼縑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宏

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敕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標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爲得不寵以名城列於上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倜儻長負不羈才耀奇而穎出智釋結而觿解禦侮是寄益德冠於三軍驩動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翼龍而飛旣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孫謀載揚休問近者祲生參伐盜起汾川保信都之城不爲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狎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於大廈文侯舊壤干木遺風以節概著者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績以保令名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晉謀元帥必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爲攻拒之書尤邃揣摩之術淬其智刃研未兆之機森其禮干得備嚴之稱旣蟬蛻丹水鵬搏赤霄未及歲暮累見誠節今以玉壁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蕡之爲不胄而驅效葉公之入勉於盜寇副我知臣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五

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總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紇扢斯所敗加以饑荒國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議遠圖今先文誥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以來推誠向國往者中原有難助翦羣兇列聖念功每加優寵甯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遺縑繪恩禮轉深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嘔沒斯特勒已至近界邊將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顏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惟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李思摩建牙於漢南遺址并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冀令彼國從此輯甯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於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

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懷。爰定所居，便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并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奉宣撰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宏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一本作邊將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并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况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墮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示喻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羅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上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

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嘔沒斯送歸者嘔沒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逃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徇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協良圖况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并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韻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尙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甯卽卻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爲人父母惟以好生爲德不願黜武爲名故自彼國不幸爲紇扢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饑歉給其餵糧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

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則可汗尙屯近塞未議還蕃朝廷大臣與四方節將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宏亦所未喻日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讎掣羌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倏來忽去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况昨到橫水柵下殺戮至多蕃渾牛羊豈慘驅掠黎庶何罪皆被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違盟更戮邊人實乖大義咸願因此翦逐以雪殂謝之冤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已甯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誠直久在京城備知仁原注一本作人心憤惋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不能違阻可汗審自詢問速擇良圖無至不悛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敕書奉宣撰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敍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宇生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甯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至蕃孽回鶻託以

私仇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掠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誇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背叛回鶻敕書奉宣撰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雖未悉虛實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好久爲親戚協德同心常爲諸蕃所羨故得邊候不聳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漠南屯集又數至天德侵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撫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主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略竭效忠誠安靜本蕃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自相率保國甯家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久勞師人朕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知存亡故遣使臣魏晉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得虛詞兼禁戢師徒勿爲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曾有交鋒卿等旣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諸鎮不許交兵卿宜曉喻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嘔沒斯特勒等詔書奉宣撰

敕回鶻嘔沒斯特勒那額啜特勒額干伽思於解亦阿就干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朱密伽謫略摩咄將

軍謫略等天德軍遞所奏表至再三省覽憂屬良深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爲親鄰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及朕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宜來告况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澤王溶弔冊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救患卹鄰豈忘令典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逾大漠之南同款五原之塞發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難危惻然轉歎料卿等皆英曾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託於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撫朕旣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須深明朕衷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聞奏佇聞誠願續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勳秋熟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回鶻溫沒斯等詔奉宣撰

敕回鶻溫沒斯等勒那頡啜特勒悉勿啜特勒烏離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予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饑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爲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况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

之後爲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鄰好。每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奉可汗。興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蓋欲深全國體。兼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驅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賜思忠詔書奉宣撰

呂衛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戢下。頗擾邊疆。既告諭不悛。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發。願立奇功。請退渾沙陁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別敕處分。今令左衛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領蕃渾部落。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略。卿宜每事與宏順等商量。審度事機。勿爲輕進。但得可汗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甯。即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其奸計。以損國威。兼令高品、駱遂、秦權、監行營將士。卿與之籌慮。續續奏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六

與紇扢斯可汗書奉宣撰

皇帝敬問紇扢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思致治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鑒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沈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不績深用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願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爲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暨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宏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纘奉不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動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卽來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盜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譎張使襲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

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卽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用欣慰可汗旣爲讐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懾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敢抗威身雖陷沒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鄰之好朕深用感歎至於涕零公主尋爲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誅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卽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爲鄰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橐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健羨知我兩國永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算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後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聞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溫祚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百匹鶻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武底定龍荒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護公主之罽幕事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鷺鳥

遠涉流沙既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旨眷言勳績深慰予衷朕獲奉不圖撫甯萬國豈望化孚有截致殷湯來享之明實恐德未偏覆愧漢宣兼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先名爲可汗宏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邪單于以郅支尙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後漢單于比以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漠南遂致朔塞底甯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覩况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以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命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忤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

復稽誅。又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臣。儻收吾憎。必開邊隙。此則蕃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頽利後。國中只有三二十人。便卻興復。雖在危困。尙爾張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遺。旣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爲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遙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卽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閣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於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的是堅昆之後。恐須粗言梗概。未可明書。今已依宣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理淺近。再陳嚴辰。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與黠戛斯書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諱德伊斯難殊。至覽書。并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漠以稱君稟。

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統御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併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併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自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每欲思維先恩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欲除卻兩楹間惡刺此之一事實是嘉言緣回鶻雄據北方代爲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穹居大雪讐恥功業旣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况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敍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邊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原注一本無是字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協

一心誦德。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宏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盡不闕遺。兼不爲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約。卽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爲允愞。謹緣上進未審可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晉絳密邇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扼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爲我砥柱。每刻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導款遊刃。永言勳績。豈忘於懷。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淮西。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爲功名。仗義從軍。固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負甲先登。撫養之恩。惟此爲報。今者纔近半歲。未曰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旣平。天下無事。從此永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弁首爲猖狂。扇惑亂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負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旣安。王師益振。乘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令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

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壯圖。副茲厚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劉稹乳臭驥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兵權。稱感從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郡。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二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遣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從敕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戮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裴問、王釗例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百姓。如秋毫有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忠誠。勿受奸人扇動。原注一作惑。妄生原注一作懷。疑忌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賜党項敕書

敕。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羣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冤。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甯。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憑恃。攘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鶻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

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爲條制各使得宜卻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實有冤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爲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敕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勳力平甯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兼愛亦旣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祇荷不圖撫臨萬箇一作國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蓄虺穴於塞垣養蠭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原注一本作先軫背秦之惠覆孟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尙爲巧詐卽須掎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璵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卿自總戎麾累翦狂寇英威所震桀驚皆從仁義所綏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彀中豈謂黠虜之奸心尙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揣虜情必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韻利况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選練勁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勳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師卻入東境候卿本道成功卽令歸鎮經略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子遺卿先發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卽宜追赴本道同力翦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况卿先父當太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鄰封。臣節昭彰。遐邇稱歎。澤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總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縣憚。昨士廉奏至。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隳其門風。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窺兵權。尤爲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推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賞。別有任用。如妄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副茲委遇。高秩厚祿。無所恪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略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沈縗。深慮將校異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師卻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藉

卿長才列於禦侮。邊境戎事悉以付卿。宜深體朕懷。勉宏方略。控馭朔塞。爲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永清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誓衆今則其時况蓐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敬順天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元達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拔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旣以扼咽必當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爲將帥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禦伯之遷延且不副於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羌漢宣帝詔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實總元戎旣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德養威持重屬於卿至於負羽先登擎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爲貳吳漢征蜀劉尙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

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大破回鶻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諸練士卒今輒自天德與卿副領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儻能挫覆妖巢亦自勳歸元帥勉以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丕績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七

賜石雄詔意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鷺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宏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纔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旣爲輕敵。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爲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甯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卻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聞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太原。欲令充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尚卑。

指揮諸軍未卽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事實聞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蹙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卽日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不是郭誼親密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儻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面看李不手疏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達詔意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并敕令所禁蓋以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戚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卿必轉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頻繁墮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羣齋李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闕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僞深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剋期闕八字石雄王宰已據

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將弋在穴之妖鎮衛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卽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爇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下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僞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尙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况自去年以來闕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鵠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令在太原應接戎事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糾合征師衆纔一旅追逐主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翦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爲便近已詔元達出師五千人爲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搖心宜速與卿本道都頭密意動靜與清朝計會掎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健禁戢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絕鴈門遏其歸路卿便須出軍掩襲勿遺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軍允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洛未靖光弼以上勳元宰移守盟津卽知急病救艱因事爲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爲吾雄屏爰求威望將以撫甯昔漢光武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勳之日遷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直抵萬善震耀威聲壯忠武原注一本作捕鹿掎角之形分常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勉宏方略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游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檢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卻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卽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今戰鬪，闕人。今爲卿方圓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夜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賜石雄詔意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翼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同宰詔於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苟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衙隊，自大將至晏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旣領節旄，自有土地，并宜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善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

得遺同。

賜王元達何宏敬詔意原注與彥佐等詔同向後別各存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已至鼙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鋌氣肅擊車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頻有交鋒蓋緣卿等當軍未抵邢州莫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鎮魏兩軍自當其半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吝然人生膏血杼軸其空朕旣爲父母豈有坐延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況卿當道頃爲盧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虔劉殘憤士有鬪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綴其精兵不令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茲朕懷何宏敬詔中改未抵邢州爲未過漳河况字以下改爲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懷循陔思養違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豈宜玩寇。

賜王元達何宏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在其攻綠王宰卽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宜詔到日便須深入綴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救兵王宰必能成事如因此掎角便克澤州則卿之功勳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童致茲暴陵然猶狃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甯公旦有三年之役事

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體朕懷。早圖戡翦。上薦功於宗廟。下息患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永受休祿。朕之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棄弓矢。保乂生人。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齋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稱藩。烽燧不設。邊城晏閒。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繪絮。因我爲援。振服諸蕃。百有餘年。最爲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爲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卻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攜。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儻彼鬪戰未定。自有黨讐。一國之中。疑懼相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邊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甯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爲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

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略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灝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數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密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敕旨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勳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協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闥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管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敕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旣當形勝之地實爲要害之郡令所制置豈限常規積萬庾於赦前尤資地利列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爲望縣其河清縣卻還河南府收管縣官等並準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宏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達宏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尙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梟音敢懷狼顧迫於饑窘復擾邊城

仲武久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勳解甲來還免彼
祁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一作茲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
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莅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
廬翦其桑梓自當壘塗塞路襪負而歸兼招取丁壯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壠攻壘皆遣先驅
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兼宜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
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噍類務極
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勵勉於方略副朕深懷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八

授嘔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訾獻籌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嘔沒斯特勒倜儻慕義深沈有謀駛驟之生超千里鷙鶚之擊厲九秋屬獻款誠布於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戢其餒辱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酋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攜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嘔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蟬蛻自致於潔清豹變獨蔚其文彩不有豪傑孰啓壯圖嘔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鈐自強之心隱如敵國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協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士殊鄰秦能致霸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敕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酋豪猶吾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而歸款得不撫甯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鵠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來附北邊願削衽以圖全且囊弓而俟命矢其一志之死靡他旣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卽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夥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矧侯忠孝可保於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爲我信臣

授溫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議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勳仰惟前典溫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稱良將之材常佩明王之紱附於絕塞歲已再期秉是一心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始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漢北平太守李廣北狄避之號爲飛將顧其苗裔頗在龍庭美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棣萼之方舞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爲令德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旣得將材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爲貴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款旋觀深志可爲竭情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樂呼韓率服始自秩訾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族錫以

嘉名漢錫嵇侯尙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疇捧日之心寵以貂璫冠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宏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銀州監牧馬副史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將魏得關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取顏良於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倜儻秉心堅正且聞誓翦讎寇不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庶展拘原舉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鵠之騎未足稱功宜勉一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指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頡干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扢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捲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旣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

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救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穡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懼。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一作加。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冤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扢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殺。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特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扢斯所排。遷集鳥徒。流離蓬轉。以汚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心。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卽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略。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稱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儻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般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盡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藥羅葛九政原注藥羅葛氏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般次恐諸蕃劫奪須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依前自遣駝馬般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嘔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儻順於國盡合綏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嘔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嘔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漠南候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違則朝廷欲疏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爲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稱回鶻强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麤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紇挖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禾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爲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子細報卽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卽至吐蕃皇帝自覽表章頗深輶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艱難之時常展動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扢斯讎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馳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饑餉兵數無多強敵儻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恥邊城之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近山川深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扢斯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紇扢斯卽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逢著回鶻卽殺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著回鶻一人無可殺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籌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扢斯以寡爲衆以弱爲彊豈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所恥實亦諸蕃輕笑儻紇扢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幸垂採納恐要見紇扢斯表本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爲模楷今之所覩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棋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思頓雪前恥再取美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帥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忝在近鄰素欽風儀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宏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縣憲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發邪計已萌遽遣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紊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釜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見城至二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問冀得實情姜釜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見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婿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日將妹婿王再晟被發遣山東充邯鄲鎮佐軍虞候釜見女婿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懼求郭誼寃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父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父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稹時叔父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郎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叔父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父職事姜釜、梁叔父是彼心腹尙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通狀稱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固難辨明今公等表章仍云故使初奏疾病姜釜梁叔父並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且言故使尙未薨背事已如此自是公等行

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爲。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省使方回。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爲含忍。詢訪百僚。朝廷大臣。藩翰戎帥。切齒憤惋。如報私讎。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誠。復總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屋瓦皆振。翦符寇於淮服。草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尚在。及李相公殂謝。朝廷以王尚書虔休代之。追李誠令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勳成澤潞節義。邇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尙不顧私恩。以隳王制。豈有從諫跋扈既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卽不合別置紀綱。以劫脇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包隱奸慝。逗留兵機。彼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元忠貫白日。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深恥。將性命家族。以徇騃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臣。

之鬼彥佐忝受明命總彼成師感歎之懷寢食忘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奇策以副深心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羣至承二十八日書誨承郎君自知愆負思保生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之郎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求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收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爲賊來卽痛殺可謂恃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誠爲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忿惋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矜貸有名羣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卽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僞詞變詐無不備諳今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更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任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境揚薰風解悞之德安輯疲人想彼衆心必當感悅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勳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

授以心腹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爲善之人。日往月來。羣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懵然。且封壞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豈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於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順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耆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戮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不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茆土。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儻稟戮劉稹。自建功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無焚灼之虞。閭井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不與郭誼書

夏月初熱。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不自歸朝廷。頗獲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攜。道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不具奏云。臣是十三叔。

遣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翦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不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近點夏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甯。八表無事。須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卽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丕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不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不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不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顧望。古人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蓋以偷安比於鳩毒。切望思之。臨楮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不再拜。

代石雄與劉稹書

雄白。比者牙原注一本有內字。兵馬使棄累代之勳業。爲四海之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戮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意密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虛實。近得王尚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稱。

曾在昭義效職與彼軍游奕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奕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尙書便已按軍令訖賀意又款稱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略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儻能自新必舍罪釁况兩面主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卽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強兵近方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鬪心大兵一交立見焦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并是奉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馨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匱匱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尙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瀝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尙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尙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充使至此伏希鑑悉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旨尙書以幽薊頻有叛亂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德在人尙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須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儻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大將多是舊人感先侍中深恩聆尙書美政導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尙書領鎮便自歸闕必不失二蕃金吾若欲外任卽商量宋亳大郡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匹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務因循卽三數月間且不問著旣未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尙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興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宣某等狀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奕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表章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奕將不便毀除，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卻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逆將賈羣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羣卻歸，劉稹亦便受領。狡童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爲。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場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爲至當。望向後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受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宣。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培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輶自漢南，撫甯上黨，承入境之日，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見章表，救雪罪人，姑務和甯，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

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出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爲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尙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美惟稍缺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理之道於此而著尙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尙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擾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爲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宣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爲桀逆追逐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稹釋賈羣繹紳俾遠奸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蠭毒近發於懷袖蟻壞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松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遠忘臣節仍助凶威撫弦登陴曾不興歎以卵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讒辟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陳甲兵以正其刑伐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邱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首負逆氣頃自劉從諫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等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革面吳寇將敗周邱尙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捷猶稱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邢洛歸款懼義旅覆巢賣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蓋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脇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爲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狡詐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險薄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僞草章表飾以悖詞旣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挾助孽童汚我忠義之軍協其豺豕之黨神之所棄人得而誅逆賊劉稹弟曹九滿郎君郎姊四娘五娘堂兄洪卿漢卿周卿堂弟魯卿匡堯等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庭弟宣力男醜奴張溢并男歡

郎、三寶等門客甄戈伎、術人鄭諗、蔣讜、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男珪，并就昭義梟斬訖。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旣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襯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襯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體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韋皋因

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猝易帥。甚於奕基。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據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惠琳。贊闢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徧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尙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答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崆峒堯遊姑射未有不心期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元宗經始清宮追尊元祖闡釋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元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三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元宮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恤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至誠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譏。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祇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羣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水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一本作高祖太宗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宮牆，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句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程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宮室爲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至坊俗稱圍外地至閒辟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方坊內不得起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語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觀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宏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宏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宏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元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推元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

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旣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可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擾擎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若以爲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元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惟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殿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

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韋宏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宏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陸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廉遠陞則堂高陞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况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黜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遇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激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